

年味是一坛酒，存放的时光越长，回忆越醇厚。对“60后”和“70后”来说，儿时过年可能物资不丰裕，但年味并不寡淡。有浓浓的亲情加持，有小伙伴陪伴，童年无限欢乐。年过了，元宵节还未过，吾乡人认为“十五以里还是年”，本期作品版以年味为题，特别邀请两位“60后”“70后”作者撰写回忆文章，让我们重温那时的年。



# 60后70后心中的年

## 儿时的年

■李仁喜

孩提时代，进入冬月，就盼着过年，每天掐着指头数，在心里默念着，还有多少天过年。对过年，是满怀憧憬的。

过年，就意味着要穿新衣，在那个物质条件还不够好的年代，农村家庭经济普遍都很拮据，家里孩子多，一般孩子一年只能穿一套新衣。父母辛苦一年，能给几个孩子每人扯几尺蓝卡其布，做一套新衣，已很知足。

那时候，商品经济不够发达，市场上很少有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衣服，农村家庭都是用布票买回布，请裁缝铺的裁缝加工。我们小镇上的裁缝铺，一到冬季就进入繁忙季节，要给小镇上大人小孩每人缝制一套衣服。

记得那时，当母亲扯好布后，带着我们来到裁缝铺，裁缝铺的裁缝用一根皮尺围着我们上下量，然后用粉红色颜料在布上记下数字。这时，我们心里已乐开了花，想到就要穿新衣，会高兴好一阵子。之后，每天去一趟裁缝铺，瞅上一眼，看看新衣的制作进度，不断催着裁缝，盼望早一天拿回自己的新衣。临近大年三十，终于兴颠颠地拿着崭新的衣服回家。然而，此时还不能穿，非要等到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洗完澡褪去身上的污垢，才能换上新装。

小孩盼过年，在我小时候看，还因为过年可以吃好的。那时候，农村家庭小孩一年到头也难得碰上一顿丰盛的家宴，平时家里有客，小孩是上不了桌的，而大年三十中午这顿饭可谓丰盛。腊月里杀年猪，打豆腐，炸炸货，凑成团年宴上的美味佳肴，小孩上桌吃着难得一见的美食，心里乐呵呵的。

过年还有一件乐事，就是玩鞭炮。那时候，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。早些年，鞭炮都是各家各户自产的。后来，鞭炮市场逐渐丰富，自产便逐渐消失了。大人们在准备鞭炮办“大事”的同时，也会给小孩备一份。于是，过年三天时间，我们就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欢快地度过。当然，顽皮的我们有时也会制造恶作剧。

我们小时候，过年热衷于玩灯笼。每年春节，孩子们会有灯笼会。在春节到来之前，各家各户的长辈们会用竹子为小孩制作兔子、狗子、花灯等各式各样的小灯笼，有像小车一样拉着的，有提着的，有举着的，到了大年三十晚上，各家各户的小孩都会集中到小镇的街道上，走成长长的一排，蜿蜒如蛇，在小镇大街小巷来回穿梭。

按农村的习俗，一般过年不做农活，把所有平时的事情都放下，尽情玩乐。而此时，小孩不用做寒假作业，也不会挨打，每天可以尽情地玩。孩子们是容易满足的，有好吃好喝好玩的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过年的感受也逐渐发生变化。

长大后，才慢慢体味出，原来过年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，所谓大人过的年快乐，其实是忙碌一年的短暂间歇，是责任的暂时放下，是亲友难得的团聚，早已没有孩提时代无忧无虑的快乐。只是人们把烦恼、忧虑、繁忙、痛苦、紧张暂时抛在一边，尽情享受人间的幸福与欢乐而已。

漫漫人生路上行进，心情大抵都是如此吧！

成年后，参加了工作，成了家，有了孩子之后，春节的模样也逐渐发生变化，呈现另外一番景象，忙于过年的筹备，忙于亲戚间的交往，忙于人际关系的维持，忙于朋友、同事、领导之间的手机短信、微信交往。但放下“丝竹乱耳”“案牍劳形”之后，在这短暂的歇息之中，有时也会坐下来，腾出时间，去总结一年来工作和生活的得失，去回味自己的过往，回味和父母在一起平凡而温馨的时光。

回首往事，五味杂陈，有时感慨人生之须臾。如今，曾经的懵懂少年已到中年，无忧无虑的春节时光早已远去。人生艰难前行，很多过往被珍藏记忆的深处。

我们“60后”慢慢老去，在老去的时光中，一些附庸逐渐褪去，一些得失逐渐看淡，一些荣辱逐渐忽略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人生，更是多了一些淡定和从容，过年的心境也由此发生变化。

（作者为“60后”，供职于郧西县人大法制委）

## 那时的年味

■刘开春

大人望种田，小孩望过年。童年盼望过年的时候是那样急切，腊八一过，就掐着指头算还有几天过年。

乡村里年味越来越浓，家家户户杀猪、杀鸡、长豆芽、磨豆腐、发面炸红薯圆子、蒸酒，都在忙年。无酒不成席，过年的宴席上咋缺得了酒？对于郧阳区大柳乡的人来说，最忙的就是蒸酒。

借问酒家何处有，大柳处处小窖酒。大柳蒸酒有两种，一种是干糟，一种是稀醪。干糟就是把玉米、高粱等打碎，在地窖里发酵，等发酵好了填放在两锅之间没有底的甑子里。下面是底锅，盛一锅水，挨着底锅放一个用竹子做的锅盖形篦子，篦子上面是酒甑子，里面填充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发酵好的酒糟。甑子上面是一口巨大的天锅，里面必须盛满冰凉冰凉的井水。当底锅的水烧开，一股琼浆玉液就顺着蒸馏器流出，香气扑面而来，方圆十几里都弥漫着酒香。

用稀醪酿酒过程和干糟大致一样，就是发酵方式、材质、配料略有不同。稀醪用打碎的红薯、柿子在缸里发酵，发酵时间较长。两种酒各有千秋：干糟酿的酒醇香热烈，冲劲儿大；稀醪酿的酒香甜绵柔，回味无穷。

酒酿好了，年也到了。大年三十，上午贴年画、贴对联，父母每年必贴榴开百子画、麒麟送子画、石榴葫芦画，寓意儿孙满堂。中午一家人围在一起，其乐融融，品尝着一大桌子美味可口的团年饭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除夕团圆，父母高高兴兴，子女欢天喜地。

每年吃过团年饭后，母亲必端一大盆饭去喂牛。母亲常说：“打一千，骂一万，三十晌午一顿饭。”在母亲最原始、最朴素的认识里，除夕怎能辜负辛苦干活的老牛呢？

三十的火十五的灯，大年三十夜里要围着火炉“熬百岁”。除夕夜的火一定要大，火越旺，预示着新年人旺、财旺、事业旺。母亲平时做饭，没烧光的柴火疙瘩都要用水浇灭，留着以后再用。到了除夕夜，她会把柴火疙瘩架起半人高。堂兄弟姐妹和邻家玩伴二十多人围着大火炉，有说有笑，好不热闹。

红红的小脸也许是烤的，也许是火光照的，宛如童子花开图。母亲拿来一箩筐花生、芭谷花、红薯丁、柿饼类小零食，大家边吃边聊，为“熬百岁”锦上添花。

孩子们围着旺旺的火炉猜谜、划拳，赢得小零食。输赢也就是一粒花生米和一颗芭谷花，愉悦的是过程，并不在意结果。欢乐声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在电视稀缺的年代，绝对是一台既原始又生动的乡村少儿春节联欢晚会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不知不觉到了午夜时分，小伙伴们陆陆续续回家，准备大年初一“出天行”。清晨五点钟，父母把我们都喊起来，穿上新衣服，站在院子里“出天行”。父亲说“出天行”一定要早，抢在第一家放炮，寓意早起早发。父亲把一长挂“万字头”鞭炮缠绕在长长的竹竿上，指向“喜生方”（迷信的说法就是新年大吉大利的方向）。

母亲搬出小桌迎向“喜生方”，摆上十个“贡香馍”，五个一摆，放上四碟小菜，点燃纸钱，说了很多上天保佑之类祈福的话。当时我年纪小，也不知道是迷信，很虔诚地听着。当父亲点燃“万字头”的鞭炮，我吓得赶忙双手捂着耳朵。鞭炮响过，母亲则快速抱一大捆柴到厨房，寓意招财进宝。

正月初一早上吃饺子，锅里再下一点面条，寓意金丝穿元宝。现在想一想，这些仪式其实是长辈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可能迷信，甚至还显得有些愚，但寓意终究是美好的。

（作者为“70后”，供职于郧阳区教育考试中心）

